

条列为“粤语-文化”。在链条中缺少“文字”这一环节，不仅意味着人们使用其语言的难度增大，仅仅通过语音来承担传承语言和与语言相关联的文化也更困难，粤语（一般方言）的生存难度要远远大于普通话。因而方言的保护传承也日益被重视起来。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方言和正式语言之间寻找到平衡点，使其二者共存。

但按照笔者固有的看法，也就是单纯通过地理因素来区分方言 A 和方言 B 之间、语言 A 和语言 B 之间的差别是不科学的。诚然，环境、气候、地形、特殊习惯等等的差异都可能对语言发生影响，这些都要受到地理的制约并在其影响下会具有更多特性。但这些因素影响的是语言发展的方向问题，是结果。而推动其向结果方向发展的力量却是时间。A 地语言迁徙到 B 地的第二天，其语言跟前一天晚上的完全一样。只有经过时间的推移，与当地土语混杂还有其自身的变化发展，A 语言会分化形成与原先 A 地语言不同的语言。语言的分化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地理差别的图式只有投射到时间上才算完备。其实，就言语活动来说，绝对不变性是不存在的。即使语言没有发生迁徙，过了一定时候，语言也会跟以前不同。语言本身就会因为时间而变化，时间因素是主要的、不可忽略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这样一些有趣的现象。假设一个场景，当得知你新来的同学在广州长大总是会下意识地问道：“那你一定会讲粤语吧？”，而这个同学是潮汕人，其从小的生长环境只需其学会客家话和普通话即可，不会讲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粤语（或者称其为广州话）。与广州话相比，客家话又是另外一种概念了。我们常常习以为常地将一个地方最突出的方言视作当地所有居民通行的语言。而事实上，一个地方会同时存在着多种方言/语言。单一语言的国家，或者说单一语言的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地区不是单纯的一个点，它是具有一定面积的，这就为语言分化创造了条件。方言、语言都没有自然的界限，用一种方言的全部特点来确定这个地方的全部方言是不科学的。

以前广东人讲普通话会闹一些笑话，“普通话”在广东人这里被戏称为“煲冬瓜”。南方的方言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由于长期的地理分隔等原因有很大的差别。在广东很多人第一语言为粤语，在上学受教育之后再主要地学习和使用普通话。这一部分人讲的普通话往往带有“广东味”，讲普通话腔调都更偏向粤语。这是“乡土根性”作用下的结果，它使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于它自己的传统。这些习惯是一个人在他的童年最先养成的，因此十分顽强。与“乡土根性”的分解作用相反的统一法则是交际。交际就会使得人们不能不互相沟通，普通话就是交际的产物和工具。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要依靠交际。从积极方面来看，交际接受和传播创新，促成语言的统一，有利于语言的永续发展。其实也有这么一部分人（不仅在广东），出于教育的需要将普通话作为孩子的第一母语。孩子从小在普通话的语言环境下长大但普通话却不一定正宗。因为他们的样板，父母、老师、身边的人的普通话都不能完全与真正意义上的普通话相吻合。那真正意义上的普通话又是什么？概念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典范的语言。而实际上是，广东味的“煲冬瓜”也好，湖南人的普通话分不清 n 和 l 也罢，这些都是普通话。尽管他们有细微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有许多特征。再者，语言是人与人交际的工具，能够满足交流沟通的需求就足够了。换言之，只要听得明白，正不正宗又有什么所谓呢？笔者一直认为，语言是纯粹的，安分守职充当人与人的交际工具即可。然而现实是，语言受到经济、政治的影响太大了，语言的

鄙视链发展得和语言一样成熟。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到“每个民族都相信自己的语言高人一等，随便把说另一种语言的人看作是不会说话的。”。在现在看来这个概念似乎需要更新。不一定每个民族，或者说是每个方言的使用者都相信自己的语言/方言高人一等。既然有“文化自信”也应该会有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自卑”。笔者的家乡是广东茂名，在上高中时宿舍的成员有来自化州的、茂名市区的和电白区的。在一次交谈中，电白的舍友就为我们的方言排序，电白话优于茂名白优于化州话，原因是电白话是在这三者之中最接近广州话的。在这个情景下，广州话优于电白话优于茂名白优于化州话。当然这是个例，但不能否定这个事实的存在。就是语言会受到经济、政治等要素的影响，经济实力强、政治地位高的地区的语言会有更大的附加价值。国际上英语的通用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也就是说，不是每个语言的使用者都相信自己的语言高人一等，往往可能他们同样认可金字塔顶端的语言的地位，并以此为标准去衡量自身和其他语言。语言与人类自身以及社会环境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语言是交际工具，也仅仅只是交际工具。抛开这些名号枷锁，语言和语言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我们应该舍去“滤镜”，更多关注语言自身结构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语言就在纵横影响下成长发展，纵向是时间因素，横向是地理因素。未来，也希望我们能够摆正语言的功能和地位，从而更好地为我们社会生活服务。

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符号化”背后的理性与感性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读后感

2020 级汉基 2 班李芷萱

• 研读部分——第一编：一般原则 100~143

（一）摘要

语言学既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如一方古潭般深而难测，万般千种，或浮涌玄秘的波纹，或折射瑰丽的奇景，让古往今来的学者热切而忠实地投入寻宝一般的对于语言学现象和本质无穷无尽研究中；同时它又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在一开始和哲学、历史学、文学、逻辑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诸多社会科学密不可分的同时，也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日趋紧密。可以说，语言学是一门常思常新、具有无穷生命力的人文社会科学。

索绪尔（1857——1913）祖籍法国，瑞士语言学家、作家，是后世公认的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现代语言学之父，将语言学塑造为一门具有着举世影响的独立学科。索绪尔的语言思想集中体现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其中核心的观点为：语言是纯粹的符号系统，而任意性原则则是索绪尔学术思想中的精华。他把我们人类普遍意义上的言语活动分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集中体现在（1）外部和内部（2）语言符号的“所指”（‘signified’）及“能指”（‘signifier’）（3）语言的价值和系统（4）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5）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 这机组概念当中。尽管有学者认为“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来源问题，是语言学史上尚未澄清的难题之一”，但《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仍对当今语言学专家学者、人文科学家、语言学理论爱好者乃至大学生语言学初学者、普通读者进行着源源不断的启发和思考，在学术的海洋里被一遍遍淘洗，成为诸多语言学乃至人文科学论著的考据与理论依托，在时代发展与社会变革中，随着广大读者对其内涵的挖掘和研读被赋予新的价值外沿，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一颗熠熠发光的明星。

尽管辩证地看来，《教程》中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仍有偏颇和不完善之处（如“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立场使得他实际上将符号的核心，即符号意义排除在语言学之外”），总体上仍然瑕不掩瑜，无愧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在系统地阅读全书后，我选定第一编——**语言学中的一般原则**作为我的研读对象，进行精读以及延伸阅读，因为我认为这一部分是索绪尔语言学学术思想的基础，一切相关的语言学问题在此基础上深化和升华。以下是我的几点阅读感想，敬请老师批评与指正。

（二）关键词：索绪尔；语言学思想；语言学一般理论

（三）正文

一、索绪尔语言学的任意性原则在社会科学的的不同方面可以进行层次划分

王希杰认为，“索绪尔学说”既是索绪尔的，同时也是后学者从他的学术思想中逻辑推导出来的理论观点，“甚至也包括继承和发扬索绪尔的基本观点的后学们的创造。”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语言学任意性原则的地位问题，对其正

确性与严谨性进行深刻辩论和探讨。“裴文祥（2001）、张绍杰（2001）、屠有翔（2002）三个译本的出版显示了中国索绪尔乃至语言学研究新阶段的开始。”在笔者看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社会科学经典理论著说的汉化、本土化、深化研究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且独具意义，为语言学领域源源不断开拓新的研究乐土，标志着我国社会科学的稳步发展。

而笔者着重研读的是我国著名理论语言学家高名凯的译作，在此不做详细赘述。受我国现代语言学专家聂志平对“语言符号最高原则决定了其系统性、社会性、强制性、不变性、可变性”、李晗蕾“语言任意性论述的五个层次逻辑研究”等启发，我认同“索绪尔是在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上使用“符号”这一术语的，认为任意性原则既是语言符号的基础也是非语言符号的基础。”这一观点。在索绪尔的理论中，语言，归结到其基本原则，不外是一种分类命名集，及一份跟同样多的事物相当的名词术语表。语言符号将概念和音响形象相连。生物上，我们将木本植物通称为“树”，无论是声音的还是心理的，无论是英文“tree”、中文“树”亦或是其他语言，人们习惯性、机械性、计算机式的将这样无数个箭头对箭头的联系“保存”到各自语言系统的“云盘”中，呈现一种社会性的、与人类语言和行为相关的有迹可循的传承，既可变又不变的二元统一的演化。心理与联想是语言这一鲜活集团的血管。

书中提到，“姊妹”这一观念在法语中的能指 s-ø-r (Sœur) 这串声音并没有内在的联系。我们不禁发问，它为什么不能用别的声音表示、为什么不能对应别的声音？答案是可以，只不过要加上一个条件，在国界的两边、时间一定跨度的先后等等等等。由此可见，语言符号在一特定范围内约定俗成，而语言的任意性原则支配者整个语言学。我们能够发现，在符号层次上，任意性原则即是语言符号的基础，也是非语言符号的基础，这是理性的阐释；而语言层次上，系统性、心理性、社会性以及时间性都会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存在着制约，这不外乎是人文的、自然的、感性的，每个群体的语言来自于人，又反作用与人；认识论层面上，索绪尔语言学任意性的理解显而易见的已经上升到了哲学层面，同时又与外部世界息息相关，无意间指导着语言行为及其研究。“任意性原则悬置了语言符号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总之，语言学的任意性具有层次性，是真理性的，所以不可论证，非绝对自由，对现实中跟他没有任何理由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任意，理性居多，感性相佐。

二、语言学共时态与历时态是二重性对立关系且不可分割，语言是一个系统

人们借来一个词表另一个意义，将词源不明的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尽管在此之前、在历史层面，二者毫不相干。涉及着两种语言里两个同时存在要素的关系，这是一种历时的、与静态事实并无关联的、不同秩序的事实。语言是一个系统，可以且有必要从共时连带关系考虑。值得强调的是，变化仅仅相对于自身本身，只涉及本身的这个或那个要素，无法根本牵涉整个语言系统。局部事实与涉及整个系统的整体事实相对立统一，即其中相继存在的要素和同时存在的要素之间也是如此，要素的变化只能在系统外单独做研究，而不能根本脱离整个语言系统。

语言学的共时态与历时态存在其基本规律，即共时规律和历时规律。任何社会规律都具有两个基本性特征——它既是命令性的、又是一般性的。诚然，它作为语言符号，又是强加于人的、在一定限制下扩展到任何场合。其中仍有一些偶

然的、不可预知的、特殊的变化，不取决于其他可能同时发生的变化。而在人类社群中，这种偶然又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必然。

总之，就像索绪尔一针见血的指出的那样，谈到语言的规律，应用于不同秩序的事物拥有者完全不同的意义。进而，共识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受规律、强加命令的支配，所谓规律，更像是一种既成的，非理据性的，从语言的运用中概括得来、又应用到语言研究中的一种习惯。

三、索绪尔语言学的一般规则中既暗含哲学理据，又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与实践需要

在索绪尔的语言学观念中，以反对分类命名集否定了思想的自明性和客观世界的自在性。从分类命名集对语言的定义和阐释可知，语言指向概念，概念对应事物，因此概念是连接语言和事物的桥梁，语言进而成为思维性的、观念化的人类社会中必不可少、约定俗成的交流工具。他认为概念先于语言、左右语言，是语言所要被人能动地表达的存在所在，语言仅仅是传达思维的工具，是透明化的、不带有任何感性色彩。毫无疑问的，索绪尔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样的三元理论是对语言不成熟的、肤浅的理解。在他看来，人们把名称分派给事物的同时，就将概念和音响形象之间订立了一种契约。在他看来，物质符号对表达观念来讲并不是必不可少，如果语言仅仅有命名作用、只是一个一元化的简单代称，那不同词项之间就不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我们都知，世界本身是一个客观联系着、涌动着的整体。而语言也是一个丰富的、有血有肉的系统。思想不能离开词的表达，不能成为一团没有骨血、含糊不清的事物，来阅读整个世界。

以上便是我在仔细研读《教程》及其他衍生语言学文献及其延伸作品时的一点感想、一些相关的头脑风暴式的思考，而我本人也在研读这个过程中本身受益匪浅，对语言学产生了不同的、多维的、色彩丰富生动形象的认识，拓展了知识面；而在这其中我更加领悟到，无论是语言学还是其他学术研究，都任重而道远，“心有所致，学有所成”。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与世界语言及其相关研究发展历程相融相通，在不断丰富完善中立体化不断建构，产生共鸣，如一具极其富有智慧和自身领域前瞻意义的骨架上，血肉更加丰满、羽翼更加丰厚、内涵与影响更加多元，之于世界语言学进程发展作为研究总结，具有不可磨灭的举世意义，在后世学者的完善与丰富下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 [1]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1980年11月第一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100-143.
- [2] 王希杰. 把握真实的索绪尔, 重视他的学术生命力[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4(4).
- [3] 胡剑波. 论索绪尔任意性原则的层次性[N]. 湘潭大学学报, 2021年1月(第45卷第1期).
- [4] 李晗蕾. 表达与阐释: 索绪尔任意性研究的反思[C]. 黑龙江省语言学会 2004 年年会论文集, 2004.
- [5] 聂志平. 语言符号论[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普通语言学教程》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2 班梁恩琪

语言，是我们人类进行沟通交流的表达方式，也是人类社会信息传递中第一性、最基本的手段。一般来说，每个民族、每个区域都会有自己的语言，这些不同的语言演变发展于时空当中，成为了民族独立的符号，成为了地域分布的标识，也成为了时间流逝的见证。

在语言学中有一个术语为“方言”，其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指代意义。中国人口中所称“方言”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实为“地方语言”，又称“白话”、“土话”或“土音”，指的是区别于标准语的某一地区的语言，这种叫法不考虑语言间的亲属关系。而欧洲人口中的“方言（Dialect）”是一个语言学概念，指的是十八世纪后开始普遍称呼的位于“语言（language）”下一级的“方言”，它根据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发音、词汇、语法）划分出语系（family）、语族（group）、语支（branch）和语言（language），位于语言下的则是方言（dialect），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汉语方言”翻译成英文则是“Varieties of Chinese”。根据欧洲人的理解，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通行于一个地区的语言，那就是方言。

简单来说，“方言”是语言的地方变体，是一种跟标准话有区别的、只通行于一个地区的话，其跟地理的联系非常密切。基于此，我们可以联系到地理语言学的概念。地理语言学是指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专门以绘制地图的方式来研究语言（或方言）的地理分布和差异的学科。它把某语言集团的地理位置和该语言集团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研究，阐述一个区域中某地区的语音、语法和词汇在类型上是怎样相似的，在此基础上研究语言或方言的分类，以发现语言变迁的痕迹，其目的是研究语言的历史。

而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第四编中，索绪尔就分别从“关于语言的差异”、“地理差异的复杂性”、“地理差异的原因”和“语言波浪的传播”四大方面对“地理语言学”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剖析。

首先，关于语言的差异。当我们谈到语言现象和空间的关系以及涉及到语言研究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注意和接触到语言的差异。何谓语言的差异呢？我们知道，差异的意思是指区别、不同，也可以指统一体内在的差异，即事物内部包含着的没有激化的矛盾。那么再将差异的定义运用回语言本身，我们就不难理解什么叫做语言的差异？其中又囊括了哪些内容？进而去研究与探索产生这些差异的缘由和差异的发展变化过程。

语言反映着某一共同体所固有的特征，而因为时间的推移和地理环境的差异与阻隔等原因，使语言在内部产生了差异和分化。语言的差异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个是地理上的差异，这也是最基础、最引人注目的差异。我们只要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或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就可以明显地比较出语言之间的差别。在影响语言发生差异的因素当中，毫无疑问，地理因素占据了较大的比例。以广东省内的语言为例子。广东主要有粤语、瑶语、壮语、畲语、标话、客家语、闽语等 7 种语言，最主要的是粤语、客家话和闽语。而像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佛山等是以纯粤语或以粤语为主的地区，他们在说话时的语音、语调等等都会有细微的差异。

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比较不同地区语言的地理语言学思维其实也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指导着我们与语言学家，如欧洲青年语法学派的一员德国语言学家温克尔证明了音位法则的规律性，并试图利用这种规律以及其他方法来弄清德国语言中方言的分界线。他的这种想法虽然没能成功，但是，他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即音位变化的规律因词而异、同语

线也错综复杂，因而不能划出一条明确的方言边界线。地理语言学也就是在这样的命运中诞生的；法国语言学家吉耶龙自 1897 年起，在他人的帮助下，历时四年半，完成了著名的《法国语言图册》。他在本图中描写了语言的各种生态、提出词的分布与传播、民间语源等理论，创立了地理语言学。

在接触到不同的两种语言时，除了比较出两者的差异，我们还会自然而然地寻找它们之间的相似点。那么对这些类似的地方进行科学的观察，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使我们断定两种或几种语言有亲属关系，即有共同来源。我们称这样的一群语言为语系。截止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汉藏语系、印欧语系、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诸语、闪含语系、高加索诸语、达罗毗荼语系、澳泰语系、南亚语系等主要语系以及尼日尔 - 刚果语系、尼罗 - 撒哈拉语系、科迪桑语系等少数语系。在遇到这些语系内部的差异情况时，我们称之为亲属关系的差异。这种差异同样是可以观察得到、比较的范围是没有限制的，而且可以追溯到统一体。如法语和普罗旺斯语都来自民间拉丁语，民间拉丁语的演化在高卢的北部和南部有所不同。他们的共同来源是事实的物质性产生的结果。

除了亲属关系的差异外，还有一种绝对差异，它没有可以认识或证明的亲属关系。在刚才列出的语系分类中，不是所有的语系和语言之间都有亲属关系的，比如汉语和印欧系语言。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同样可以进行比较，如两种语言的一些历时方面的事实、语音演化等等。这些资料和信息对于研究语法结构和表达思想的一般类型和语音系统的应用等等都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索绪尔在书中提到：“地理上的差异确定了对科学研究的最初形式。”但要注意，地理差异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有多少个地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始终是我们对于地理差异的一种理想形式。当仔细留意和观察我们自己所处的地区时就可以发现，几种语言在同一地点并存的现象并不稀奇。在书中，就集中谈论了两种语言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并存而不相混的事实，主要从两个方面去区别：首先是一种新来居民的语言有时会凌驾土著居民的语言之上。在古代，许多的地区都曾遭受过或多或少的殖民侵略，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入侵者也向本地输出了他们的语言，这样就出现了语言混杂的现象。而当一个力量占优势的民族入侵时，还会出现语言的重叠现象，即一种语言长时间地存在于某一地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有殖民、和平渗透或是游牧部落把他们的语言带到各地引起的；其次，这些语言并不是绝对地混杂在一起的，他们在某一地区并存，并不排除有相对的地域分布。例如两种语言中，可能一种流行于城市，一种流行于乡村。（这种分布也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

除了以上的情况，地理差异的复杂性还可以从文学语言和地方话中体现。文学语言不仅指文学作品的语言，而且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指各种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语言。如果任由其自由发展，那么语言只会成为一些互不侵犯的方言，结果导致无限的分裂。这就是文学语言对语言差异的主要影响——自然语言受到文学语言的影响可能破坏语言的统一。我们现在通用的普通话其实是属于共同语，这是随着我们民族文明程度的进步，随着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日益频繁的交往，他们选出了相对来说辨识度较高、传播度较广、历史中多数政治领导权和中央政权所在地的北方地区的方言作为与整个民族有关的一切事务的传达工具。那在我国的其他地区，例如南方地区是较北方来说方言更加密集和混杂的，大部分的居民就会成为能说两种语言的人，既会说全民的语言（既普通话），又会说地方上的土话，这就是一种语言的并存现象。

那在了解了地理差异的复杂性后，我们自然地会去思考与归纳地理差异发生的原因。对于这个问题，索绪尔提出了四点：第一，时间是主要的原因。索绪尔设想出了“小岛问题”，假设一个小岛上的语言被殖民者带到了另一个小岛，过了一段时间后这原本相同却分隔两地的语言会出现什么情况？之所以将地点设置为小岛，就是确定了地点界限分明的前提，大大减弱了地理对语言的影响。最后我们可以看出两地的语言在词汇、语法和发音等方面都出现

了各种不同的差异。在这里就出现了语言上的创新这一说法，即指某一语言的特征被其他特征所代替和分化等。回到小岛问题，被带到另一个小岛的原语言就发生了创新，究其原因，时间因素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而这也是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的。实际上，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诚然，地理上的分隔和差异（如环境、气候、地形等）会对语言产生影响，但光有地理分隔是远远不够的，地理差别对语言的作用只有投射到时间上才算完备。前文提到的亲属语言，想要证明和体现其统一性也只有时间上才能找到。

第二，时间在相连接地区的效能。单就言语活动来说，绝对不变性是不存在的，过了一定时候，语言就会跟先前不同，也就是发生了创新。时间在此过程中就由抽象的概念具化成一条坚固而稳定的长绳，一方面是不变性，每一个创新都是在一定的地区，在分明的区域内完成的，变化的影响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演化是采取连续的、明确的创新形式，其中的每个不同性质的小结，如：语音、词汇、形态、句法等都可以清晰明了地一一列举、描写和分类。

第三，方言没有自然的界限。在文章开头我们已经提及，根据欧洲人的理解，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通行于一个地区的语言，那就是方言。也就是说，只有自然的方言特征，而没有自然的方言，有多少个地方就有多少种方言。所以，自然方言的概念在原则上是跟大大小小地区的概念不相容的。以粤语来举例子，粤语作为一种方言，它的特征有很多，例如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等九个声调、保留了如二等韵不存在 i 介音等与中古音一致的特点，那么像这些方言特征就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确定和区分粤方言。

同时，方言特征的探讨是语言地图学工作的出发点。不光是国家和地区有地图，语言也同样拥有地图，语言学家抓住方言特征，尤其是其中的重叠的语音、词汇、形态等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等语线”的术语。对照“等温线”的概念（也称为“创新波浪”），就不难理解“等语线”的意义，其的出现能够让我们在平面图中较为清晰地看出语言差异的复杂性。

第四，语言没有自然的界限。在我看来，语言和方言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就语言本身而言，它无疑是复杂的，也是相对矛盾的。不论是语言，还是方言，都没有明确清晰的界线，在实际中往往有很多过渡的灰色地带没有办法做出确切的审判。

然而，一种语言突然过渡到另一种语言是很常见的。因为有些不利情况使这些察觉不到的过渡无法存在，其中最容易引起混乱的因素是居民的迁移。人群的移动和迁徙的步伐将语言过渡的痕迹逐渐抹去，最后构成一连串延绵不绝的语言区域。

在上一章里我们提到了“创新波浪”，那么在最后一章索绪尔还提出了“语言波浪”这一术语。那么如何去理解“语言波浪”？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交际的力量和乡土根性。索绪尔在书中提到：“语言事实的传播，跟任何习惯一样，比如风尚一样，都受着一些规律的支配。每个人类集体中都有着两种力量同时朝着相反的方向不断起作用：一方面是分立主义的精神，“乡土根性”；另一方面是造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交际”力量。”前者使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实于它自己的传统。若这些习惯是在一个人童年最先养成的，因此十分顽强。在言语活动中如果只有这些习惯发生作用，那么将会造成无穷的特异性。后者是语言的扩张和内聚的重要工具，同时具有消极和积极的作用，既可以防止语言分裂为方言，又可以促成语言的统一。该形式证明我们用“波浪”这个词来表示方言事实的地理界线不无道理。因此，语音学家必须把创新的故乡和蔓延的区域仔细区别开来在创新的故乡，音位只是在时间的轴线上演化，而蔓延的区域却是时间和空间同时起作用，不能只用纯粹语音事实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如：音位的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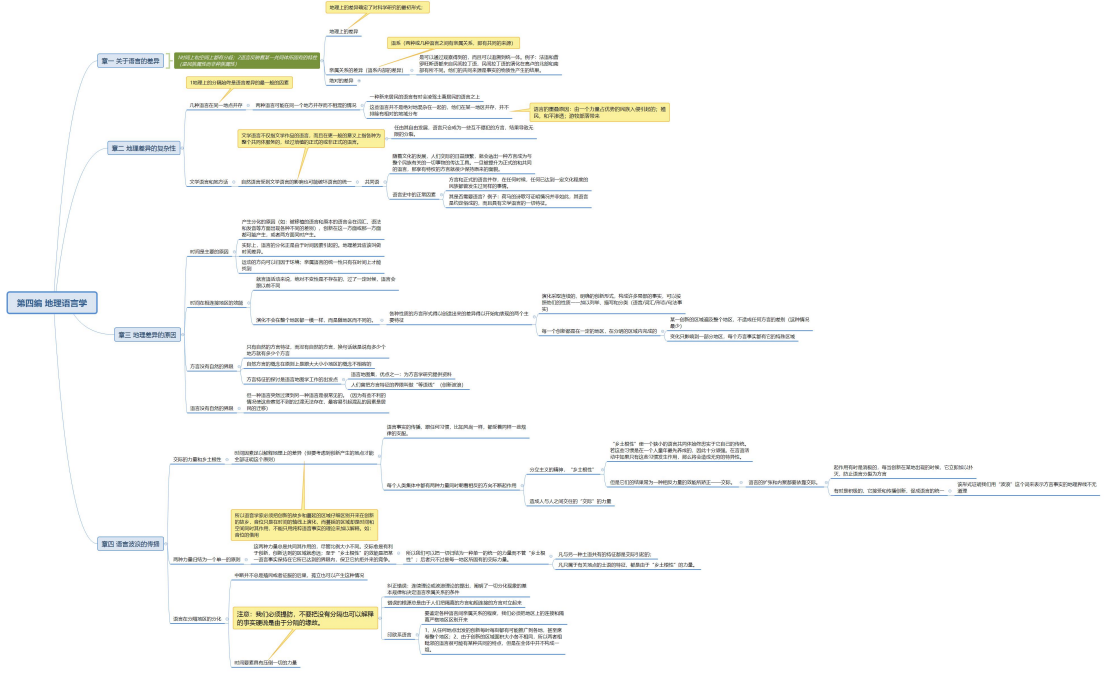
第二，两种力量归结为一个单一的原则。“交际”和“乡土根性”这两种力量总是共同起作用的，尽管比例大小不同。交际愈是有利于创新，创新达到的区域就愈远；至于“乡土根性”的效能是把某一语言事实保持在它所已达到的界限内，保卫它抗拒外来的竞争。所以

我们可以把一切归结为一种单一的统一的力量而不管“乡土根性”；后者只不过是每一地区所固有的交际力量。其中，凡与另一种土语共有的特征都是交际引起的，而凡只属于有关地点的土语的特征，都是由于“乡土根性”的力量。

第三，语言在分隔地区的分化。中断并不总是殖民或者征服的后果，孤立也可以产生这种情况。时间要素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这里要注意，我们必须提防，不要把没有分隔也可以解释的事实硬说是由于分隔的缘故。对于“语言波浪”人们往往有错误的认知：连续理论或波浪理论的提出，阐明了一切分化现象的基本规律和决定语言亲属关系的条件。错误的根源总是由于人们把隔离的方言和相连接的方言对立起来。例如印欧系语言。要鉴定各种语言间亲属关系的程度，我们必须把地区上的连接和隔离严格地区区别开来。尤其注意两个细节：1、从任何地点出发的创新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推广到各地，甚至席卷整个地区；2、由于创新的区域面积大小各不相同，所以两者相毗邻的语言很可能有某种共同的特点，但是在全体中并不构成一组。

阅读完这一编，我较为清晰地认识到地理语言的差异和复杂性，同时也了解到了一些全新的语言研究视角和一直以来没有察觉到的语言发生差异的原因和影响因素，这些无疑都为我的语言学习提供了更加多元的视角，让我对语言有了更深的的了解和认识。

附图：本人在阅读本编时绘制的思维导图



地理语言学之初认识

——《普通语言学教程》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2 班梁荣基

一、引言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首次把语言和言语区别开来，指出语言学的惟一的研究对象就是语言，而不是各人不同的言语。索绪尔还区分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他认为，语言可以有动态和静态的研究，静态的研究应先于动态的研究，因为语言在作为历史进化的承担者之前，不能不首先肯定是一定社会的表现手段和交际工具。不管怎样，语言学应该首先研究作为表现手段的符号的性质和生存条件。

本书比较全面而又比较准确地反映和代表了索绪尔关于语言学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在语言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作用。本人选取了书中的第四编地理语言学进行阅读，收获良多，对地理语言学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下文将展开谈谈我对地理语言学的初步的系统认识。

二、初认识

1. 语言的地理差异

由于地理的地形，气候，生存条件等差异不可避免地将地域分割开来使之成为相对独立地区域，区域内部就形成了独特的语言体系。区域内的人的生活也相对封闭，特别是古时候，出行极其困难，语言的相互交流较少，所以区域内部的人几乎感觉不到语言的差异，但一旦两种不同的语言碰撞，就会认知到语言的地域差异。地域语言往往带有一定的民族属性。例如我国回族方言就有鲜明的民族个性：民族特色的方音、民族专有词汇……倘若我们站在宏观的地理视角就会发现语言的地理差异可以分为两种关系。其一，亲属关系。这种语言一般处于具有相近的文化血缘或者便于交流的地域联系如印欧语系，闪语系等，具有这种亲属关系的语言我们可以把他们归为一个语系。其具有相同的血脉来源，又具有许许多多相同之处，但要想把他们归为同一种语言，又会出现无法逾越的壁垒，终归他们是两种语言。语系